



1907-1966

二十世纪上海报刊 娱乐版广告资料长编

主编 姜进

第二卷

 上海文化出版社



扫一扫
进入文化书局

ISBN 978-7-5535-0327-1



9 787553 503271 >
定价：480.00元（全四卷）
易文网：www.ewen.co

二十世纪上海报刊娱乐版广告 资料长编

1907—1966

第二卷

主编 姜 进



上海文化出版社

目 录

第三部分 1931—1937

概述	1	1933 年 3 月 10 日 农历二月十五	140
上		1933 年 5 月 22 日 农历四月廿八	147
《申报》资料		1933 年 6 月 11 日 农历五月十九	153
1931 年	25	1933 年 7 月 9 日 农历闰五月十七	160
1931 年 9 月 18 日 农历八月初七	25	1933 年 8 月 15 日 农历六月廿二	169
1931 年 9 月 24 日 农历八月十三[秋分]	31	1933 年 9 月 12 日 农历七月廿三	176
1931 年 9 月 26 日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	38	1933 年 10 月 17 日 农历八月廿八	185
1931 年 10 月 10 日 农历八月廿九	45	1933 年 11 月 21 日 农历十月初四	192
1931 年 11 月 10 日 农历十月廿一	52	1933 年 12 月 7 日 农历十月二十[大雪]	199
1931 年 12 月 12 日 农历冬月初四	58	1934 年	206
1932 年	65	1934 年 1 月 13 日 农历冬月廿八	206
1932 年 1 月 28 日 农历腊月廿一	65	1934 年 2 月 21 日 农历正月初八	213
1932 年 2 月 9 日 农历正月初四	71	1934 年 3 月 7 日 农历一月廿二	222
1932 年 2 月 11 日 农历正月初六	72	1934 年 4 月 27 日 农历三月十四	229
1932 年 3 月 27 日 农历二月廿一	73	1934 年 5 月 1 日 农历三月十八	237
1932 年 4 月 21 日 农历三月十六	76	1934 年 6 月 14 日 农历五月初三	244
1932 年 5 月 7 日 农历四月初二	81	1934 年 7 月 17 日 农历六月初六	250
1932 年 6 月 15 日 农历五月十二	86	1934 年 8 月 12 日 农历七月初三	258
1932 年 7 月 9 日 农历六月初六	92	1934 年 9 月 15 日 农历八月初七	263
1932 年 8 月 20 日 农历七月十九	98	1934 年 10 月 22 日 农历九月十五	269
1932 年 9 月 8 日 农历八月初八	104	1934 年 11 月 22 日 农历十月十六	277
1932 年 10 月 19 日 农历九月十九	110	1934 年 12 月 8 日 农历冬月初二	282
1932 年 11 月 4 日 农历十月初七	116	1935 年	289
1932 年 12 月 11 日 农历冬月十四	121	1935 年 1 月 22 日 农历腊月十八	289
1933 年	127	1935 年 2 月 10 日 农历正月初七	296
1933 年 1 月 18 日 农历腊月廿三[小年]	127	1935 年 3 月 21 日 农历二月十七	302
1933 年 2 月 8 日 农历正月十四	133	1935 年 4 月 10 日 农历三月初八	308
		1935 年 5 月 21 日 农历四月十九	313

1935年6月9日	农历五月初九	318
1935年7月20日	农历六月二十	324
1935年8月16日	农历七月十八	329
1935年9月15日	农历八月十八	335
1935年10月16日	农历九月十九	341
1935年11月12日	农历八月十八	347
1935年12月9日	农历冬月十四	353
1935年12月23日	农历冬月廿八[冬至]	359
1936年		364
1936年1月15日	农历腊月廿一	364
1936年2月16日	农历正月廿四	370
1936年3月15日	农历二月廿二	377
1936年4月16日	农历三月廿五	383
1936年5月15日	农历闰三月廿五	389
1936年6月16日	农历四月廿七	395
1936年7月16日	农历五月廿八	400
1936年8月15日	农历六月廿九	405
1936年9月16日	农历八月初一	411
1936年10月15日	农历九月初一	417
1936年11月16日	农历十月初三	423
1936年12月15日	农历冬月初二	429
1937年		435
1937年1月16日	农历腊月初四	435
1937年2月15日	农历正月初五	442
1937年3月16日	农历二月初四	448
1937年4月15日	农历三月初五	455
1937年5月16日	农历四月初七	461
1937年6月16日	农历五月初八	468
1937年7月22日	农历六月十五	475
1937年8月14日	农历七月初九	481
1937年9月19日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	485
1937年10月25日	农历九月廿二	485

下

《新闻报》资料

1931年		487
1931年9月18日	农历八月初七	487
1931年9月21日	农历八月初十	487
1931年10月10日	农历八月廿九	487
1932年		498
1932年1月28日	农历腊月廿一	498

1932年4月4日	农历二月廿九	498
1932年5月7日	农历四月初二	498
1932年8月20日	农历七月十九	506
1932年12月11日	农历冬月十四	506
1933年		512
1933年1月18日	农历腊月廿三[小年]	512
1933年5月22日	农历四月廿八	512
1933年7月9日	农历五月十七	518
1933年9月12日	农历七月廿三	518
1933年11月21日	农历十月初四	518
1934年		531
1934年2月21日	农历正月初八	531
1934年8月12日	农历七月初三	531
1934年11月22日	农历十月十六	539
1935年		539
1935年2月10日	农历正月初七	539
1935年5月21日	农历四月十九	539
1935年8月16日	农历七月十八	549
1935年11月12日	农历十月十七	549
1935年12月15日	农历冬月二十	549
1936年		559
1936年2月16日	农历正月廿四	559
1936年5月15日	农历三月廿五	559
1936年8月15日	农历六月廿九	559
1936年11月16日	农历十月初三	574
1937年		574
1937年2月15日	农历正月初五	574
1937年5月16日	农历四月初七	574
1937年7月22日	农历六月十五	587
1937年10月25日	农历九月廿二	587

《申报》资料

1931年		594
1931年9月18日	农历八月初七	594
1931年9月19日	农历八月初八	594
1931年9月20日	农历八月初九	594
1931年9月21日	农历八月初十	601
1931年9月22日	农历八月十一	601
1931年9月23日	农历八月十三[秋分]	601
1931年9月25日	农历八月十四	609
1931年9月26日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	609

1931年9月27日	农历八月十六	609	1934年5月1日	农历三月十八	700
1931年9月28日	农历八月十七	616	1934年5月3日	农历三月二十	700
1931年9月29日	农历八月十八	616	1934年5月4日	农历三月廿一	700
1931年9月30日	农历八月十九	616	1934年5月8日	农历三月廿五	708
1931年10月10日	农历八月廿九	623	1934年6月14日	农历五月初三	708
1931年11月10日	农历十月廿一	623	1934年7月17日	农历六月初六	708
1931年12月12日	农历冬月初四	623	1934年8月12日	农历七月初三	716
1932年		631	1934年9月15日	农历八月初七	716
1932年1月28日	农历腊月廿一	631	1934年10月22日	农历九月十五	716
1932年1月29日	农历腊月廿二	631	1934年11月22日	农历十月十六	725
1932年2月9日	农历正月初四	635	1934年12月8日	农历冬月初二	725
1932年2月10日	农历正月初五	635	1935年		725
1932年2月11日	农历正月初六	635	1935年1月22日	农历腊月十八	725
1932年3月27日	农历二月廿一	636	1935年2月10日	农历正月初七	733
1932年4月4日	农历二月廿九	637	1935年3月21日	农历二月十七	733
1932年4月21日	农历三月十六	637	1935年4月10日	农历三月初八	733
1932年5月7日	农历四月初二	641	1935年5月21日	农历四月十九	740
1932年6月15日	农历五月十二	641	1935年6月9日	农历五月初九	740
1932年7月9日	农历六月初六	641	1935年7月20日	农历六月二十	740
1932年8月20日	农历七月十九	648	1935年8月16日	农历七月十八	748
1932年9月8日	农历八月初八	648	1935年9月15日	农历八月十八	748
1932年10月19日	农历九月十九	648	1935年10月16日	农历九月十九	748
1932年11月4日	农历十月初七	655	1935年11月12日	农历十月十七	755
1932年12月11日	农历冬月十四	655	1935年12月15日	农历冬月二十	755
1933年		659	1936年1月15日	农历腊月廿一	755
1933年1月18日	农历腊月廿三[小年]	659	1935年12月1日	农历冬月初六	762
1933年2月8日	农历正月十四	659	1935年12月2日	农历冬月初七	762
1933年3月10日	农历二月十五	659	1935年12月3日	农历冬月初八	762
1933年5月22日	农历四月廿八	666	1935年12月4日	农历冬月初九	768
1933年6月11日	农历五月十九	666	1935年12月5日	农历冬月初十	768
1933年7月9日	农历闰五月十七	666	1935年12月6日	农历冬月十一	768
1933年8月15日	农历六月廿二	674	1935年12月7日	农历冬月十二	773
1933年9月12日	农历七月廿三	674	1935年12月8日	农历冬月十三	773
1933年10月17日	农历八月廿八	674	1935年12月9日	农历冬月十四	773
1933年11月21日	农历十月初四	683	1935年12月10日	农历冬月十五	773
1933年12月7日	农历十月二十[大雪]	683	1935年12月16日	农历冬月廿一	781
1934年		683	1935年12月17日	农历冬月廿二	781
1934年1月13日	农历冬月廿八	683	1935年12月18日	农历冬月廿三	781
1934年2月21日	农历正月初八	692	1935年12月19日	农历冬月廿四	781
1934年3月7日	农历正月廿二	692	1935年12月20日	农历冬月廿五	788
1934年4月27日	农历三月十四	692	1935年12月21日	农历冬月廿六	788

1935 年 12 月 22 日 农历冬月廿七	788	1936 年 8 月 16 日 农历六月三十	830
1935 年 12 月 23 日 农历冬月廿八[冬至]	788	1936 年 9 月 16 日 农历八月初一	830
1935 年 12 月 24 日 农历冬月廿九	795	1936 年 10 月 15 日 农历九月初一	830
1935 年 12 月 25 日 农历冬月三十	795	1936 年 11 月 16 日 农历十月初三	839
1935 年 12 月 26 日 农历腊月初一	795	1936 年 12 月 15 日 农历冬月初二	839
1935 年 12 月 27 日 农历腊月初二	795	1937 年	839
1935 年 12 月 28 日 农历腊月初三	803	1937 年 1 月 16 日 农历腊月初四	839
1935 年 12 月 29 日 农历腊月初四	803	1937 年 2 月 15 日 农历正月初五	848
1935 年 12 月 30 日 农历腊月初五	803	1937 年 3 月 16 日 农历二月初四	848
1935 年 12 月 31 日 农历腊月初六	803	1937 年 4 月 15 日 农历三月初五	848
1936 年	812	1937 年 5 月 16 日 农历四月初七	856
1936 年 2 月 16 日 农历正月廿四	812	1937 年 6 月 16 日 农历五月初八	856
1936 年 3 月 15 日 农历二月廿二	812	1937 年 7 月 10 日 农历六月初三	856
1936 年 4 月 16 日 农历三月廿五	812	1937 年 7 月 22 日 农历六月十五	865
1936 年 5 月 15 日 农历闰三月廿五	822	1937 年 10 月 25 日 农历九月廿二	869
1936 年 6 月 16 日 农历四月廿七	822	1931—1937 年上海娱乐场所地址表	870
1936 年 7 月 16 日 农历五月廿八	822		

第三部分 1931—1937

主编：姜 进

编录：翟 辉

增校：赵莹莹 原海晓 万笑男 等

概 述

翟辉 撰稿

赵莹莹、万笑男 增订^①

一、1931—1937 年间上海娱乐业概况

1931—1937 年间是上海历史上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此时的上海乃远东最大的城市之一,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被誉为“东方的巴黎”。众多而密集的人口、特殊而安定的租界环境、陆续引进的近代物质文明、人际关系疏离的移民社会、无所不在的帮会势力、相继而至的新型文化人^②等促成了娱乐业的繁盛,电影院、戏院、说书场、游乐场、舞厅等大盛于沪上,其间演出的电影、戏曲、评弹、游艺项目、舞蹈等皆大兴盛,由此催生了光怪陆离、灯红酒绿之都市娱乐生活。本文试图对 1931—1937 年间上海的娱乐业概况进行梳理,全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勾勒此间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概况;第二部分则分门别类地介绍此七年中上海的各种娱乐活动;最后进行小结,并指出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 1931—1937 年间的上海

1. 政治状况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政坛风起云涌,租界当局、国民政府、日本侵略军曾先后控制过上海,多种政治势力曾活跃于上海的政治舞台。然而随着国民政府在上海统治地位的确立,上海的政局逐渐走向平稳,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大为增强。

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随之上海特别市成立,将以前华界分散的行政统一起来,并加强警察力量、设立特务组织,加强对租界的渗透和控制,由此政府对基层社会和租界的掌控能力大为增强。在国民政府的高压下,30 年代中共在上海领导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但并未停止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仍在市区和市郊组织工人运动和

^① 本文由翟辉撰稿,赵莹莹和万笑男做了一些修订。万笑男主要对“表格资料说明”这部分文字进行了集中修改,并在表格如何使用和存在的不足这两方面增添了新的内容。“节假日与娱乐场所”一节由赵莹莹撰写。

^② 参见胡平生《抗战前十年间的上海娱乐社会(1927—1937):以影剧为中心的探索》,台湾学生书局 2002 年版,第 3—19 页,该书第一章《上海娱乐社会活络的原因》对上海娱乐业兴盛的原因分析非常到位。

农民暴动。上海的中共组织遭破坏后,留在上海的一批中共党员与左翼知识分子联合,在上海发动了一场声势颇大的左翼文化运动。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了两次侵略上海的战争,并由此引发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是30年代的时代特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随之,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驻上海的中国守军奋起抵抗。直至5月5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战争始告结束。“一·二八”抗战期间,上海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发动请愿运动,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战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并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而趋于高潮。1935年底,因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上海工人救国联合会等相继在上海成立,以挽救民族危亡。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呼吁国共两党合作,号召国民党各派系停止争斗。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双方激战三月余,11月9日,中国军队被迫撤退。战争中上海民众的抗战救国热情再度迸发。

2. 经济状况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经济继续增长。尽管1932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波及上海,加之日军侵占东北导致上海的工业品失去部分国内市场,上海经济的外部环境恶化。但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了诸如裁厘改税、修订海关税则(提高进口税率)、废两改元统一货币(1933年)、法币政策(1935年)等措施以振兴经济,加之大量外资及民族资本的存在,上海的经济逐渐走出困境,并达到了20世纪上半叶的巅峰,确立了中国现代工业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枢纽、国内外贸易中心和商业中心的地位,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

首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工业持续发展。据1933年的统计,上海使用机器的工厂有3485家,占被统计的全国12个大城市使用机器的工厂总数的36%;此3485家工厂的资本总额为19087万元,占全国主要城市的60%;其生产净值为71733万元,占全国主要城市的66%。^①其次,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于二三十年代确立。自1928年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后,多家总行设在北平、天津的银行纷纷南迁上海。据统计,当时全国的164家银行中,总行设在上海的便多达58家。^②再次,上海成为全国的交通枢纽。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综合性海港,并跻身世界十大港口之列。上海亦为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上海的航空、公路交通运输、市内交通网络也很发达。同时,上海还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三百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其对外贸易额始终占全国外贸总额的50%左右。^③最后,上海作为全国商业中心的地位更为稳固。伴随着经济的繁荣,上海的商业日新月异,商业门类齐全、各式店铺鳞次栉比,南京路、静安寺路、霞飞路等街区成为上海著名的商业街,四大百货公司^④的出现更

①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5页。

② 同上,第11页。

③ 同上。

④ 四大公司分别为:1917年成立的先施公司、1918年成立的永安公司、1926年成立的新新公司、1936年成立的大新公司。

是把上海商业发展推向高潮。

3. 社会状况

近现代上海乃远东大都市,自开埠后,人口总量一路攀升,至1927年已达2 641 220人,1937年人口总量更是高达3 851 976人,接近400万大关,^①短短三十余年间,人口翻了两番。到了30年代,上海人口密度极高,1935年包括租界在内的整个上海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 000人,其中法租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8 747人,公共租界更是高达每平方公里51 317人,^②为全市平均密度的7倍以上。

此时上海人口以移民为主。据统计,1935年公共租界的人口中上海籍为236 477人,非上海籍为884 383人,^③移民人口几乎为本地人口的四倍;1936年华界上海籍人口为513 810人,非上海籍人口为1 631 507人,^④移民人口为本地人口的三倍多。外来移民以江苏人、浙江人、广东人、安徽人、山东人居多,除此之外还有为数颇众的外侨。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职业和居住地段有别,广东、浙江人在沪以经商为主,江苏、安徽人则以劳工为最普通的职业。广东人在上海的就业层次较高,主要居住在公共租界的北区、东区。浙江人与广东人类似,集中在公共租界北区、东区。江苏移民集中居住在公共租界东区和西区,这是由于苏北人到沪后多进入工厂,沪东、沪西等工厂集中地的棚户区便成为其栖身之所。

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的推进,上海的社会结构分化整合空前剧烈,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士农工商四大职业群体不同,民国上海出现了如中产阶层、产业工人(职工)、都市贫民等新社会阶层。^⑤上海社会分层明显,都市居民因职业、收入、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着分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群体便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层级。社会上层由官僚、士绅、资产阶级等组成;^⑥社会中层包括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及部分熟练工人;社会中下层则主要由工人组成。都市贫民及社会底层,主要由苦力、乞丐、流浪者组成。

4. 文化状况

在成长为中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的同时,上海的文化事业亦相当繁荣。20年代中后期,由于张作霖控制北京后的政治高压,大批知识分子南下,留学欧美、日本的留学生也陆续归国抵沪。一时间,大批新文化健将如鲁迅、茅盾、巴金、徐志摩、闻一多、刘呐鸥、穆时英、戴望舒等云集沪上。上海的新文学流派纷呈,繁荣异常,上海遂取代北京成为新文化的中心。与此同时上海的其他文艺流派如鸳鸯蝴蝶派等也并未衰落,各派共同繁荣。

早在19世纪末上海便奠定了中国出版中心的地位,30年代上海的出版业异常发达。

①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② 同上,第97页。

③ 同上,第112页。

④ 同上,第112页;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8、609页。

⑤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⑥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据 1935 年上海市教育局统计,上海各类出版机构共 260 家,^①出版图书总量占全国的 90% 以上。上海的新闻事业在国内亦遥遥领先,创刊于晚清的报纸《申报》和《新闻报》发行量均超过 10 万份,为全国最重要的报纸。此外,还有数量颇多的小报,如三日刊小报的“四大金刚”:《罗宾汉》、《晶报》、《金刚钻》和《福尔摩斯》。^②无线电广播自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于上海后,其发展势头迅猛,电台数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一。上海也是全国教育重镇,30 年代上海的小学教育逐渐普及,中等教育发展稳健,女子教育和职业教育亦发展迅速,高等教育的学科门类齐全。

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使得上海市民拥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和条件去休闲娱乐,因此上海市民的娱乐生活相对较为丰富,他们闲来可看电影、赏戏、逛公园、逛游乐场、听书、跳舞、到茶馆喝茶、到咖啡馆喝咖啡、参加体育锻炼运动,也可逛马路、逛庙会等。

(二) 上海娱乐业概况

1. 电影

1896 年 8 月 11 日,在上海徐园的“又一村”内,西方商人放映了《马房失火》的电影短片,自此上海的电影放映活动便络绎不绝。但当时上海尚无专门影院,多假园林、茶馆、酒楼等地放映电影。直到 1908 年,西班牙人雷玛斯租下虹口海宁路乍浦路口的溜冰场,搭建了 250 个座位的上海第一家电影院——虹口活动影戏园,^③才结束了上海无专门电影院的历史。从此,上海巨大的电影消费市场便吸引着为数众多的投资者怀着淘金梦到沪上投资建影院、拍电影。在 1900—1920 年间,仅雷玛斯一人就陆续兴建了虹口、维多利亚、夏令配克、万国、卡德等数家电影院,此外还有葡籍俄人郝思倍开办的爱普庐大戏院,西人林发开设的爱伦大戏院和上海大戏院等数家影院。^④

20 年代,随着上海市民收入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电影制片技术的日渐成熟,看电影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流行,上海的电影放映市场逐渐扩大。许多商人便瞅准此商机,纷纷到沪投资电影事业,新建的电影院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沪上。1923 年天津的中国影戏公司在沪投资兴建卡尔登大戏院,随后烟商永泰和公司总经理陈伯昭于 1925 年建造了奥迪安大戏院,两院均为 20 年代上海的一流影院。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尽管上海已有多家电影院,但上海巨大的电影消费市场仍吸引着众多商界人士到沪投资建影院。此时便出现了电影院建设高潮,仅 1928—1932 年建成的一流影院便有光陆、大光明、南京、新光、兰心、国泰六家,二流以下的更多达十余家。^⑤随后,又有金城等一流影院陆续兴建。在 30 年代,上海的电影放映场所(包括游乐场附设的电影放映场)共 50 多家,其中电影院有 40 多家,位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斯时,

①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 10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6 页。

② 同上,第 233 页。

③ 吴贻弓主编:《上海电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12 页。

④ 《上海电影院的发展》,载上海通社编辑《上海研究资料续集》,《民国丛书》第四编 81 卷,上海书店影印,第 533、534 页。

⑤ 同上,第 538 页。

上海电影业进入全盛时期,据统计所有电影院日接待人数为 131 076 人,^①居各种娱乐场所之冠。

1931—1937 年,上海二度陷于战火。战争给上海娱乐业尤其是电影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机的频繁轰炸、战后日军的纵火焚烧,致闸北等几被夷为平地。设在闸北、虹口、江湾等地的影院、戏院、游乐场及电影公司大多被毁,尤以占上海电影业“半壁江山”的虹口地区的电影业损失最为惨重。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虹口、闸北等地被毁的影片公司约 30 家、^②电影院 16 家(包括 20 年代最豪华的奥迪安大戏院),上述影片公司和电影院被毁后,迫于经济原因大多未重建。^③战争中大多数娱乐场所无法正常营业,某些场所还被日军征用,如东洋影戏馆和广东戏院曾被日军用作监禁中国无辜平民的监狱,分别关押了 600 人和 500 人。^④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再次发动侵华战争,虹口、闸北、杨浦等地再次遭受战火,上海所有的娱乐场所被迫再次停业。

因此,1931—1937 年间,每天在《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广告的电影院数量波动较大,1931 年 9 月至岁终每天刊登广告的电影院为 37 家;受“一·二八”战事影响,1932 年 2 月和 3 月有 10 余家,4 月渐增至 20 余家,11 月有 35 家;1933 年每天三十六七家;1934 年每天 34 家;1935 年每天 32 家;1936 年和 1937 年每天亦为 32 家。相比 20 年代每天刊登广告的 20 余家,30 年代每天刊登广告的电影院数量大增,档次亦提升不少。

从电影院广告所占版面数来看,1931—1937 年间电影院广告在所有娱乐广告中占的版面最多,当时所有电影院广告所占的版面合计(一般占四个版面以上)超过了戏院、舞台、游乐场、书场、舞厅所占版面之和,由此可见上海电影业之繁盛。

20 世纪 20 年代及以前,上海的电影院主要分布在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及其附近地区,此地带集中了 13 家电影院,单单北四川路海宁路交叉口附近便分布着五六家电影院。相比之下,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只有 7 家电影院,法租界仅 3 家电影院,南市仅 1 家,沪西亦仅有 1 家。1932 年“一·二八”战事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电影院的地理分布。罹此浩劫,虹口多家电影院被毁,其电影院盛况不再,地位一落千丈,战后新建的高档影院均集中于公共租界中区和法租界,虹口已无高档影院可言。从此上海电影院业的中心从虹口转移到了公共租界的中区(苏州河南)。

1931—1937 年间,上海的高档电影院多位于公共租界中区和法租界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北京路等地,单跑马厅四周便集中了大光明、卡尔登、大上海、南京四家一流影院,金城、新光两家电影院距离跑马厅也

① 楼嘉军:《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第 76 页。

② 这些影片公司包括:联华第四分厂、友联、华剧、复旦、孤星、昌明、锡藩、大东、大东金狮、慧冲、海峰、瑞龙、凤凰、天马、时事、明华、青天、海滨、大华、黄浦、瑞田、星光、新天、飞鹰、沪江、金龙、孔雀、合群、现代等,参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81、182 页。

③ 被毁的电影院有:新爱伦活动影戏院、上海大戏院、奥迪安大戏院、世界影戏院、闸北影戏院、中兴大戏院、宝兴影戏院等,参见郅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5 页;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81、182 页。

④ 参见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 页。

不远。中档电影院分散于公共租界的北区、中区、西区及法租界,但相对集中在虹口、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苏州河南岸(距苏州河有相当一段距离)等地。档次更低的三轮以下的电影院,多位于公共租界的北区(如虹口的海宁路、乍浦路)和东区、法租界以及南市等地,其数量多达 20 余家。

上海电影业发轫之时,各电影院放映的多为外国影片。二三十年代放映国产影片的电影院数量呈递增趋势,至 30 年代中期,上海以放映国产影片为主和以放映外国影片为主电影院数量基本持平。不过从放映影片的总量来看,则是外国影片居多。何以上海放映国产影片和外国影片的电影院数量相差无几,而放映的国产片数量却远少于外国影片?多种因素使然。首先,国产影片产量不及外国片,据统计,1934 年全国共摄制国产故事片 84 部,而输入的外国片则多达 407 部,仅美国片便有 345 部,占全部输入量的 84.8%,^①这些输入影片多在上海首映。片源的不足,导致以放映国产影片为主的影院经常多家同映一部片子,如 1935 年 10 月 16 日便有明星、光华、新中央三家影院同映《桃花扇》^②,而放映外国影片的电影院则鲜见此现象。其次,放映国产影片的电影院轮次较低^③,常放映许久前拍摄的老片;而放映外国影片的电影院多首轮、二轮影院,其影片更换频繁,不断有新片上映。因此,尽管两类电影院数量相差无几,在放映的影片数量上却是外国片居多。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影院放映的影片中亦有不少国产影片。20 年代古装片、武侠片、神怪片曾大行于沪上。30 年代,左翼人士在上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左翼电影运动,拍摄了许多进步影片,在上海的多家电影院中放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 1933 年 11 月 21 日,在两报登广告的电影院和放映电影的游乐场共 44 家,20 家放映国产影片,其中放映左翼影片的有永安天韵楼、光华大戏院、新光大戏院、明星大戏院、荣金大戏院、东南戏院、共和大戏院共 7 家;此外,新中央大戏院、天堂大戏院和东南大戏院放映《飘零》、《生机》、《挣扎》等在左翼运动影响下拍摄的反映现实的进步影片。1935 年 2 月 10 日,在两报刊登广告的 41 家电影院和游乐场中,放映左翼影片的有 14 家,分别为光华、蓬莱、小世界、中央、明星、新中央、东南、恩派亚、万国、卡德、世界、华德、山西、金城等大戏院。不过从当时各电影院放映的影片的总体情况观之,左翼影片并未一统天下,其占据的市场份额不算太大。当时上海半数以上的电影院常年放映外国影片,余下半数的电影院也并非均放映左翼影片。从《申报》和《新闻报》刊登的电影广告来看,每天在两报登广告的电影院和放映电影的游乐场共有四十余家,而放映左翼影片的电影院不超过十家。1934 年 11 月 22 日,在所有刊登广告的 38 家电影院和游乐场中,放映左翼影片的仅西海、东海、中央、新中央四家;1936 年全年,每天放映左翼影片的电影院维持在五家左右,1937 年放映左翼影片的电影院增多,如 1937 年 2 月 15 日刊登广告的 37 家电影院和游乐场中,放映左翼影片的有 9 家,1937 年 5 月 16 日,放映左翼影片的为 8 家。^④

① 吴贻弓主编:《上海电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96 页。

② 参见《申报》和《新闻报》1935 年 10 月 16 日的电影广告。

③ 多七轮、八轮甚至九轮电影院如蓬莱、共和、卡德、万国、天堂、世界、奥飞姆等。

④ 参见《申报》和《新闻报》1933 年 11 月 21 日、1934 年 11 月 22 日、1935 年 2 月 10 日、1936 年、1937 年 2 月 15 日、1937 年 5 月 16 日的广告。

虽然从电影院放映的影片来看,电影受政治影响不是特别大,但相较于戏曲,其与政治、时事还是有一定的关联度,左翼影片的上映便是其有利证明。此外,30年代,政府对电影亦有影响。政府与联华公司合作拍摄了《铁鸟》(宣传“航空救国”)、《小天使》(调和阶级矛盾)、《国风》(宣传新生活运动)^①等影片,并且1935年在西海、金城、光华等电影院放映(放映频率不高)。国民党的电影检查制度对上海的电影亦有影响。30年代的民族危机中,抗战题材的影片自然不会缺席。1932年某些影院放映了诸如《上海抗日血战史》、《中国铁军血战史》、《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上海之战》等反映淞沪抗战的影片(每天放映抗日影片的电影院很少,仅两三家)。1936年绥远抗战后,此事件便被搬上银幕,如1937年1月16日有明星、新中央、光华三家影院放映《绥远前线新闻》,先施乐园2月放映塞外风光和百灵庙全景的影片,1937年3月16日共和大戏院亦放映电影《绥远前线血战事实情》。此外,30年代还有不少时事新闻片放映,如1936年10月15日卡尔登大戏院和新光大戏院放映《蒋委员长阅兵》。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1月16日,光华大戏院放映新闻片《蒋委员长回京》。

2. 戏曲

20世纪初,随着上海都市化、商业化的推进,其戏曲演出市场逐步扩大,新的戏曲演出场所——新式剧场涌现沪上。新式剧场是完全不同于旧式茶园戏院的戏曲观演空间,是1931—1937年间戏曲的主要演出场所。京剧、申曲(沪剧)、越剧(绍兴文戏)、文明戏、话剧以及其他各种地方小戏轮番在此上演,可谓“百花齐放”。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戏院数量颇多,分布在上海各个街区,但相对集中于苏州河以南部分的公共租界中区和法租界。据不完全统计,单单今西藏路以东、河南路以西、苏州河以南、淮海中路以北这一小片地区便有15家戏院、舞台^②,数量占当时上海戏院总数的一半左右,上海的高档戏院大多集中于该地区。低档戏院则主要集中于南市、虹口以及沪西和沪东杨树浦等工业区。

19世纪60年代,京剧进入上海,与徽戏展开竞争,后来京剧逐渐胜出。许多徽戏、梆子戏的演员遂改唱京剧,由此京剧逐渐与徽戏、梆子戏融合,并在上海浓厚的商业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京剧”。20世纪一二十年代,京剧的演出场所由封闭的旧式茶园变为新式剧场。由于上海娱乐市场剧烈的竞争,观众不断提升的欣赏口味,为在娱乐界求生存,京剧不断进行改革。随着京剧演出场所的转变,其剧场的经营方式也有所改变,大多数戏院采用了班底制的经营方式,经常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在机关布景和舞台美术方面大加改进,排演了许多适应观众欣赏口味的连台本戏,涌现出了大批深受观众喜爱的戏曲明星,并频繁邀请京朝名角到沪演出,由此上海京剧的演出体制逐渐建立起来。

1931—1937年间京剧仍保持着20年代的发展势头,在各种戏曲中仍处于首屈一指

^①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351—353页。

^② 这15家分别为:大舞台、老共舞台、丹桂第一台、新新舞台(老天蟾舞台)、沐尘舞台(小舞台)、天蟾舞台、三星舞台(更新舞台)、共舞台(齐天舞台)、大来剧场、老闸大戏院、恒雅剧场、厦门剧场、宁波大戏院、黄金大戏院、亦舞台。

的地位。斯时上海的多家高档戏院、舞台均为专门演出京剧之所,如天蟾舞台、荣记共舞台(亦称齐天舞台)、三星舞台(亦称更新舞台)、林记更新舞台(亦称老更新舞台)、大舞台、老天蟾舞台、法界共舞台、黄金大戏院等。

30年代演出京剧的舞台、戏院多在《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广告。1931—1937年间每年在两报刊登广告的京剧戏院、舞台维持在五六家,波动不大。这些广告多刊登在《申报》的“本埠增刊”和《新闻报》的“本埠附刊”上,具体版面不固定,但占据的版面均很大,有的竟占半个版面甚至整个版面。有时,一家舞台在同一份报纸刊中同时登两个广告,一个占版面中等并标明上演戏目,另一个则占版面很大并用大号字标明上演的重要戏目和名角,有时还预告下一天或几天的戏目。

除戏院外,30年代上海的大多数游乐场亦专门辟有演出京剧的场子。游乐场在《申报》和《新闻报》刊登的广告中,京剧一般在最前面,其字体和占的版面均较大,并且总是标明上演的戏目。其他戏曲则无此待遇,一般仅用较小的字体标出上演的戏目,许多剧种在广告中仅是顺便提及(没有戏目),其地位自不能与京剧相媲美。

20世纪30年代上海各戏院演出的京剧在内容上分此数种:武侠类(如《火烧红莲寺》、《宏碧缘》)、神话故事类(如《封神榜》、《西游记》)、男女爱情故事类(如《血泪碑》)、历史故事类(如《明末遗恨》、《走麦城》)、劝诫类(如《妻党同恶报》)、纯粹搞笑的(如《新纺棉花》)、借古讽今表达爱国思想的(如《满清三百年》)。此一时期京剧还排演了大量连台本戏,如《施公案》、《西游记》、《彭公案》、《狸猫换太子》、《啼笑因缘》等,这些戏均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卖座甚佳。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演出的京剧多武侠、战争、历史、公案等题材的戏。

与20年代相似,30年代京剧的剧目与时局、重大历史事件关系甚微。其剧目中缺乏直接反映日本侵华和当时社会重大事件的戏曲。这与京剧的自身特性有关,京剧以历史题材为主,其上演剧目相沿成习,在排演时事新戏方面自然不如电影、话剧迅捷;加之京剧演员服装多古装,为充分利用戏装、道具,降低成本,京剧便很少排演现代戏。因此,此时京剧除演出少量借古讽今宣传抗日的剧目如《满清三百年》、《红羊豪侠传》外,很少有直接反映现实的剧目。这明显不同于电影和话剧,30年代上海有如《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绥远前线新闻》、《风云儿女》等抗日题材影片上映,话剧有《保卫卢沟桥》等抗日题材以及《阮玲玉之死》等反映娱乐界重大事件的剧目上演。

沪剧(申曲)本源于上海,大致始于清乾(隆)嘉(庆)年间,最初称花鼓戏,主要在沪郊农村演出。上海开埠后,花鼓戏艺人进入上海,或走街串巷流动演出(即“跑筒子”),或围地设摊演出(即“敲白地”)。但花鼓戏因被官府斥为“不雅”、“淫词艳曲”而多次遭禁,并数度被逐出城区。1898年花鼓戏艺人进入公共租界的升平茶楼以坐唱形式演出,至此花鼓戏方在上海中心城区立足。进城之初,花鼓戏模仿苏滩的坐唱形式演出,后将剧种改称本地滩簧,又称本滩、申滩。^①

辛亥革命后,随着新世界、天外天、绣云天、小世界、大世界等新型游乐场的相继出现,

^① 汪培、陈剑云、蓝流主编:《上海沪剧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